



說經劄記六

德清蔡汝楠講說

白石山房錄衡湘書院校刊

說論語摠記

論語論仁論學無非自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孟子
義利之辨性善養氣之論無非真切宮墻之門也故學
至孟子為得其門

夫子未嘗不言性與天道言仁則性與天道在其中
人直己之事至於聲色俱動即此可知其所為摠直皆
血氣用事矣不然何立己對物如此其隘論語中載孔
子答人疑問直是從容和悅物我無間便見聖人天地

之量

孔門學者未必無病但根本已立子路之好勇子張之好高乃是到高山峻嶺處進步未穩點鐵化金時融釋不盡方有病可說有藥可治若是根本不立悠悠卒歲或為沉痾則雖倉公之技藥將安施

孔門弟子善問善問亦難或明而證或疑而質或泛焉而問或明乎大而舉其小或滯乎小而遺其大大抵問有此數者之別甚可以觀學

孔門善問者是立志以上事顏子默識是有德以上事
學而篇

問學而時習朋來不愠是效驗否曰非也樂與不愠是本體亦是功夫正見其時習也人處一世有合有違知我可樂也不知我不可愠也但知時習則悅樂不愠自當知之

象山先生言有子孝弟一章支離愚細繹之不然聖門弟子記此於魯論第二章且與曾子同不名正謂有子言語似聖人也春秋之世作亂犯上之事甚衆然治其末流豈若敦尚教化若使人能孝弟則和順克積豈復有此何則孝弟者本心之仁發見之端仁之全體擴而克之而已學者學此教者教此不究夫犯亂之原而徒

傷其犯亂之惡亦何益也此有子之言本是一貫安得
支離
問孝弟為仁之本曰君子之仁與天地同體盈天地之
氣只於一陽之萌動見其氣機遍民物之仁只於一念
之孝弟為之根本
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出辭氣正顏色出之正之者是
為仁之學也

觀曾子三者則責忠信於人以言語觀聖人者求在外
者也忠信習反觀而默求之求在我者也故曾子守約
觀曲禮少儀內則諸篇可以知古人之學古人以候職

餘力而學文後人以學文餘力而候職古今風俗之變
其源蓋由於此
子夏論賢賢易色事親竭力事君致身交友有信必謂
之學即下而徹上也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即
上而徹下也
古人居必正容行必佩玉威重之質也威重所主是忠
信取法乎上不悅損己之友取友之道也取友所重在
改過

主忠信中心即本心也中心為忠心在故實不是本心
則非忠本心不在便有虛假

橫渠教人以禮程子教人以忠信蓋相救之言孔門教人威重忠信並舉之矣
溫良恭儉讓不止聞政之體實為政之體也必如此然後可以見其能盡己之心能盡己之心必能得人之情又非甚高難行之事惟存於我者有形骸之間隔故雖身所經歷茫然不知爾

聖人說禮不倦損益三代至列國必聞其政第與後人典故名物之學不同聖人不過反而說到至約之處古人因革皆足以發明吾心之權衡若只記事便是滯物也

食無求飽與程子每食必飽之意同照心則必飽忘情則無求

為政篇

為政以德德者心得也存心便是天德北辰不動為列宿宗君心有主為萬化本百官之治萬民之察此心之神明也而心何嘗動
詩之為道發乎情止乎禮義思無邪情不能勝而禮義止為故一言足以蔽之
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矩為大中之矩人受之天地而生者志學者志此不踰者安乎此爾

孟懿子僖子屬以講禮於孔子者其問孝之意必有疑於三家之禮而恐悖於孝故孔子以不違禮答之蓋盡禮便是孝偏照則反入於私亦不得為孝矣於此能體其餘亦無難議之禮

服勞而無倦容奉酒食而有愉色便是色難如此則孝如彼則曾是為孝只在幾微之間

顏子便默識子張便書紳顏子發明處在日用流行子貢子夏發明處在言語觸類

以所行為善也由知求之心安安身立命處也聖人借觀人之法教人反觀如是

古之學者學有君道師道之責凡臨民為君凡風範為師孔子一則曰可以為師一則曰可使南面孟子一則曰可以為善國一則曰為王者師然皆從心性上理會記問之不可以為師功利之不可以為君以泛應無本其出易窮也

君子不器揚敬仲曰止則器不止則不器志於道德者無正法文王望道而未之見顏子未見其止功名勲業誦習詞章之類苟無本摠是止也

管仲功烈卑直是小器君子不為子貢如宗廟瑚璉却是大器君子不止

心無物而愛人曰周心有物而愛人曰此無物之愛廓然故屬君子有物之愛憧憧如兩物相比故屬小人學而不思者朦朧影響而無實見思而不學者懸空億度而無依據後世事為標末之學是學而不思義理中透得一邊便驚天動地若病狂喪心者然全不在居處執事與人上密切用功是思而不學

學而思則流行瑩徹思而學則感應自然政乎異端非止揚墨之類執聖學而是已見是亦異端謂端緒不同也故小人反中庸乃學中庸而反中庸者知與不知自知甚明是良知學問思辨乃所以致此良

知也

子張子祿之學聞見不為不多矣疑殆處闕則不泥聞見言行上寡尤悔則學有真知正以藥其聞見之病孔子又曰知之次謂聞見而知者乃第二義也

敬者舉直錯枉之本蓋敬則直而無枉以直舉直枉者自能錯之

聖賢大學之道世無必用功無必成自格物至天下平是一段事不分體用並無遠近隨處格致孝友是亦為政正是聖人之至其理處治國平天下揔是此理何必分為兩截

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三綱五常天地之元氣治天下者須識其元
八佾篇
魯公廟於私家始廟之僭禮又自魯惠公以後始孔子罪三家蓋併寓責魯之意得失之漸本在
幾微直究其忍心
不仁如禮樂何蓋不仁則血脉壅塞雖有禮樂不相浹洽不仁而禮樂為虛器猶痿痺而手足為具形
文獻不可徵郊禘不足觀此夫子為明禮制而發或問禘夫子曰不知非不知也有難言者故魯之郊禘夫子

於春秋竊取大義而著明之呂氏引荀子大昏之未發祭之未納戶喪之未小歛一也既灌而往言自初祭以至既徹皆不足觀

三代之禮至周而備非二代之未善有所鑑而後有所備蘇子由論寢泥塗者登陸而安登陸而後有藁秸有藁秸而後有莞簟此言最善喻二代相因之制
哀公問社社者民壯非王社也宰我善說辭因哀公之問欲起其柔懦而震攝強臣故曰使民戰栗却與聖人格心正本之指異矣

居上以寬為本四凶有罪而誅於流殛殺各當其罪亦

是寬也大學亦言唯仁人放流之若有罪而縱謂之不仁臯止於此而深文以中之亦謂之不仁摠非居上之寬也

里仁篇

仁者雖到安仁與智者利仁之仁實非二致豈特利仁與衆人惻隱端緒之仁亦非二致小大一分量也安勉一功程也

問志仁無惡是理欲不並立否曰固然是然要識得仁體神明浹洽不待臨時湊泊若假湊泊則湊泊不及遂陷於惡神明浹洽隨處生生自不至於滅天理窮人欲

也君子之所以異人全在外境不同而心體如一富貴貧賤取舍不明心逐境遷是凡民而已然功夫全在終食不違仁起造次顛沛自能接續照應所謂合下便做若合下此心未能收攝求其盛衰常變處之如一不亦難乎

孔子我未見好仁者一章只是說誠意無以尚之不加乎身即毋自欺毋自欺是所謂用力處也快足處止是不欺亦何嘗費纖毫之力天下滔滔俱在有過之內過有不同恰須觀過是教人反觀也

問朝聞夕死之意曰夫子言可死者以知生死之理也他日言人之生也直直則可以生生死一道也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畢竟是不志於道也故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七日終身無惡也小人懷土封土也懷惠寵惠也君子懷德而愛君懷刑而畏君何暇懷封土寵惠哉德浮於位力浮於任行浮於名君子之所甚安者小人以為戚蓋亦不反思之故也聖人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故終身兢業隨所處而安曾子真積向足一貫工夫惟其做時不免入于有二故

因孔子點化明白便有泮然冰釋怡然理順之意

忠恕足以貫天下之道非止學者之事程子曰於穆不已忠也各正性命恕也湛云中心為忠體物而不遺也如心為恕擴而克之位育不外是也要之不可及在人所不見中心也大過人在善推所為如心也君子亦求之心而已君子喻於義而論利處皆是義小人喻於利而論義處亦是利觀其惟日孜孜其心可識矣故義與利幾希之間也

以約失之者鮮矣約必有所指反約而理得

公冶長篇

南宮敬叔魯之知禮者也孔子未嘗稱其知禮唯稱其
言行之謹則必存禮之會也

夫子悅漆雕開之未信者斯也知未信者亦斯也從事
於斯得大意矣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聖人非徒傷無賢君蓋春秋多亂
賢人君子俱無用世之志故夫子假設浮海之言與欲
居九夷意相類海不可桴夷不可居則聖人之心誠不
忘於中國可知也聖人激發之辭子路執其義故曰無
所取裁

自治千乘之賦以下聖人非是別論三子之才蓋仁之
事非仁之全體

顏子雖聞一知十若非深潛純粹何以為顏子蓋子貢
終是不如顏子也

子貢向滯言語纔說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
人要在心上用功然子貢穎悟恐只是悟所候未必能
然故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已知下手工夫聖人重激
發之

夫子性與天道即在文章之中猶約禮之禮不出博文
之內但門人只看得是夫子文章不得妙悟理性此是

狃於見聞子貢可謂善悟唯其言曰不可得而聞早已是涉於聞也

孔圍制行甚虧子貢不直問其事而問其謚法之文孔子亦不道其非言其好學下問自是得謚為文之一節取其可取不為其所為乃是學問不然孔圍之惡已自昭然何必更表著之於論文亦何益也此章詳味孔門言外之意最有益於學者

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清知則是仁未知則非仁未知者氣質意見所為知則此理瑩然其動也以天仁在是矣

問季文子出而求遭喪之禮以行此是過思否曰此處要看事理季文子將聘于晉時晉侯有疾故文子有此問若止問其禮意正是當思何過之有只恐其時思之沉溺或別求預備之幣帛辭命以往便是私意之擾成非禮之思

季文子大槩是有為為善之人其三思正是意必有意必即非明照如出宮濮却其寶玉可謂能思矣至其言見無禮於君如鷹鷂之逐鳥雀襄仲之惡如齊納賂惡在其能逐乎遺大察小反比於舜功之一不過有意為善掩飾令名即此可知其他矣

問君子志道成章必達魯之門人斐然成章矣而不知所裁何也曰狂簡正是有志之士有志而必為聖人有志而不為小人此狂簡之成章處也其時有駸駸上達之勢矣不知所裁是志道後稍入意必不自知其病於此一裁之即沛然矣若非狂簡超卓懇切之志則雖有聖人將從何處裁起下學之始烏能無病只患志不變裁也

伯夷雖不念舊惡只是清的意思不曾渾化其流則隘聞風而興允情易起也君子不由聖學難精也王文正公曰恩欲已出怨使誰當微性高市恩掩覆之

之心正聖人於公私曲直之辨嚴察於日用之際者也人之不知學者容貌辭氣未必一一中禮處物之際未能一一無怨只不失平直之心自有質地可以為善巧言令色足恭匿怨友人如此人品最能混合於邪世却是原初智故多端妄立畦徑至於本然之質久而漸盡則詩人所謂為鬼為蜮有覩面目者皆是此類故聖人稱引丘明見賢人君子之所同恥且以定吉人凶人之界限而使人反思其本然之質也

孔門言志子路之學增增長善之謂也顏子之學減減克己之謂也聖人之學無可增無可減廓然太公物未

順應而已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聖人好學亦只是主忠信好學則其忠信知貫終始不好學則其忠信氣質之美而已

雍也篇

敬則自無不簡肆則跡雖似簡而心已先煩其簡傲之處正是為煩所動故居簡行簡是多一層簡也顏子怒不遷所謂不移於乙當然而怒忽然而喜不為凝滯非謂仍遷於彼也顏子過不貳所謂不萌於後偶然而過忽然而復不立意見非謂再發於後也不遷是不兼帶之意不貳是不增添之意

或問尋顏子之樂曰顏子不改其樂樂者顏子之體無道可樂無樂可尋若言樂道似將一物以勝一物若言尋樂似在舍元殿裏更覓長安即體而樂存此樂何事原不待尋故去其不樂者濂溪尋樂之意也

楊子雲曰千鈞之舉烏獲力也箠之樂顏子德也先儒每言尋仲尼顏子樂處樂非可尋也戒懼慎獨之至樂在其中不然是涉光景想象去也

冉求悅夫子之道是在聖人身上尋求但見其高妙不曾反思夫子之道只在自家心上求取如人游想在千里之外却又嫌遠涉不官舉足移步相似夫子教其試

舉足移步到中道時可休歇不可休歇自家體看如何
畫地以自限乎其激發之詞如此實則夫子曾云我未
見力不足者
夸者近刑兵家有此指孟之反本無功可伐諸將入門
示之推託特遠刑之道非真卑以自牧之心也然即其
事法以喻為學人之一聞一見本無心得視之蚩蚩衆
氓譬之同在敗軍之中稍能退兵之後爾猶且侈然自
矜何為其不及孟之反乎

子夏最篤信矣孔子猶戒之小人儒又乍之賤儒篤信
雖善若不自得未免矜持則矜持何所為乎故一見紛

華遂生戰心縱能戰勝實無熙熙融融自受用之意

此學之果不可以不精明也

聖人善成就後學如中人以下不語以上非終不語當
有待也蓋雖至教須入有間如醫師之療疾人方寢食
豈可投醫只是聖人誨人不倦善成人如此強聒之教
皆不足以成就人材

褻鬼神者不敬泥鬼神者不遠程子曰只邀福便不敬
心法難故先難事法在心法之後故後獲仁者先所難
謝上蔡曰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此是難也即
程子先難克己也之意

自治曰先難告君曰責難豈不易簡之體如何轉入難
處障蔽之重所以有困勉之學
仁者自是樂山非待山而後樂也智者自是樂水非待
水而後樂也心在境前故境與心洽因境而起者亦隨
境而滅矣
臣之悖君子之悖父兄弟之閱墻朋友之敗類始於分
為二體爾自爾我自我須知學問之原安在程子曰仁
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學者先須如是觀仁
博施濟衆子貢問功用而聖人說體段堯舜病博濟即
欲立欲達之心也在己心上求此心可以放之四海而

準所謂能近取譬子貢只欲求人之功用聖人却要子
貢反求之心

問退之言博愛曰仁陽明先生易以公之謂仁何如曰
博愛謂仁與子貢問博施最相似但不知本源知得本
源則愛而得其公者俱在其中矣欲立立人欲達達人
所謂本源也孔子只說愛人不說博愛此獨何故恐學
問之差汎濫於功用不知源頭爾

述而篇

以述為作因以為綱老氏之指聖人竊比之雖有作者
唐虞三代不可及矣今特斟酌其間以明既衰之教老

彭宗趣未必合於孔子孔子聞善言而虛心感通故引以見志問德之不候曰脩者候治之謂人自漸染以後種種習心無非是病治而去之便是候德德非自外益者候德是君子所以安身立命講學所以脩德徒義改不善是脩德講學之實得於天而固有於己者不能候既不能脩不知講學以候之義所本有不善所本無不能徒改是則可憂

申申天天燕居容色尤見自然之徵孔子夢周公志氣之默應也非必於行道而有是夢故

不夢周公是氣不應志豈曰無是心亦無是夢乎

志道游藝始乎道終乎藝而德與仁在其中體道之藝是道也非藝也執藝之道是藝也非道也學之最初在立志志立而節度可得而講矣

據德是可與立之事但得於心謂之德德人所同有唯不據德爾九德咸事據之熟而能仁憤排最是好消息口耳義理豈得不知直從心上討論信不過見不透此時忘懷不得着力不得乃有受啟發之地

意於仁者不能灑然而藏雖賢者不免有行之之意意

於藏者不能灑然而行雖藏者不免有藏之之意心不灑然處是孔顏室外人也

曲肱飲水之樂不義而富貴則曲肱飲水若將終身義而富貴之若固有之也

問聖人學易無大過豈誠有待於易乎曰聖人學易不為誑語只是聖人心體神明直知陰陽屢遷人心不可稍間時時對天時時用易一念聲臭之微必令淨盡聖人終身學問非待此而無過亦非自知聖而不學也且聖人乃是人類中之聖非別有奇異衆人危殆之心聖便從微發處察未故有精一之學只此精察即是出類

人愈聖而戒懼愈精所以卒能立于無過之地也

問雅言詩書執禮曰詩者天理之流暢言之欲人於心無所滯書者天理之運用言之欲人於心無所疑禮者天理之節文言之欲人於心無所肆聖人心凝天理理與經符其所常言只此三者之變化

問聖人何為籍發憤忘食之功曰欲做一疵不存與天無二工夫全在發憤孔子發憤風雷之實體也實體無停機機常運則天樂常存寧知老之將至孔子每自言丘之好學於此特發得親切此學惟顏子好之觀其不遷不貳時便見其發憤之志不改其樂亦將馴至忘憂

之地矣其餘羣賢如子路愠見子夏交戰忘不得憂處
只因非真發憤進此學矣
聖人好古虛心證道也必於古人者古人成德乃吾性
發見之已然者爾
天生德於予聖人之自信也微服而過宋是處物之道
聖人無隱之教聖人之不容掩即二三子之不容掩也
聖人日用動靜無非此理發見二三子灼然見之而無
所味何故亦二三子本然之神明也却不曾察識此機
便做自己工夫又疑聖人靈應變化別有隱微問難不
休是舍見在而驚千里之外自懷王而憂貧也夫子指

日用不可掩與二三子灼然共見而不可味處即此密
察存養便是作聖之本蓋眼目前一進步功夫也
雖不知學不敢自滿猶有恒心恒心之亡起於矜肆故
曰難乎有恒

文莫吾猶人聖人因人之用心於外故以此教之若聖
人之學合下自非文自文躬行自躬行者

聖者之地位不可擬議為之不厭所以入聖仁者之推
行不可必期誨人不倦所以行仁所以不厭不倦者蓋
常存不息之體故曰正唯弟子不能學

君子所居甚易坦蕩蕩而無戚戚皆兼喻義靜此受用

秦伯篇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怡怡融融更無窒礙孔門惟顏子能之亦惟曾子知顏子能此曾子以托孤寄命臨大節不奪為君子節目之大孟子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為聖人節目之大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好惡之真節文之禮和平之樂皆人心本然所有於詩於禮於樂而興而立而成譬之物之達泉而焚火者也故經不可泥亦不可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聖人能使人循塗守轍不能使人知蓋知者豁然自悟非聖人所得而與也其實學

問之道循守易徹見難

好勇疾貧亂也蓋當以安貧之心而好勇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蓋當以不已甚之心而惡不仁也驕吝搃厲有我程子言不能改過亦是吝大率不慨然處是滯吝也

三年學不志於穀古人入仕自有其時非如後人汲汲貪位慕祿者南軒以善解穀意而歸之自得之難其言蓋當深味之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君子不憂人道之未善先憂人信之不篤

或問周公坐以待旦孔子如恐失之莫非助長否曰聖
人之心融融杲杲見義必為直是淹留牽掣不得學者
先須會聖人明潔本心則知猛力處不失優游之體天
之雷雨無不甲拆即此意也而天道穆穆何有於助禹
之治水禹敷舜之治稷之立民稷纘禹之緒契之陳常
契繼稷之教臯陶明刑臯陶輔契之常伯益治山澤伯
益掌臯陶之野禁猶之四體通為一身
於宗廣則備物而孝鬼神於朝廷則謹禮而美散寬於
田野則愛民而力溝洫幽明遠近並無間隔禹之所以
無間然

子罕篇

夫子每每言為仁門人記夫子罕言仁聖人善教故唯
因病而立方門人善學故不泥方而言體

子罕言利如無不利之利聖人言義不言利言人道不
言天命言心不言仁欲學者於本分內候為有得力處
其實義之所在利之所在人道既候天命自合心存則
仁存聖人用功夫本末先後門人記述得親切如此
聖人罕言本體正是聖人善提省人使人有自悟處則
聖人言表本體躍如至賢人以下往往說得本體太盡
故孔門之人才也實賢人以下及門之人才也虛由悟

得太易轉入舊時知解窠臼實無自得故也

古者燕饗朝覲君臣情洽舉解獻圭之類既升堂上將降階而拜君辭而升臣辭而降君臣交盡之道也君辭其降臣不辭而拜謂之拜上夫子以凡拜宜下辭令勿降是在人君情禮如此豈可泰然遂拜乎聖人誠敬之至於君臣大分纖毫不敢放過故守之嚴

毋意是毋私意毋自欺是不欺本意本意是天理私意便着物欲如人有億度事之意即是滯物之意非誠以照物之意也故誠意即毋意慈湖執毋意而病誠意之說殆未之精思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自信故以天自處而不疑

聖人多能聖人又多能聖人不多能此三語者可以見時人賢人聖人之別

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之無知何也曰有知之學是聞見形迹之粗無知之學是查澤渾化之體答鄙夫之問而竭兩端見其隨機而應爾就所問之事而精粗本末舉之無遺未問則無知答問則已盡故謂之竭蓋無知之知是真知也真知無限量亦不須管帶只就事論事俱見全體聞見形體之知恰似克費聽其答問處

便要照顧牽纏反多滌漏

聖道只在高堅前後之間呈露但仰鑽瞻忽便無交涉
須是博文約禮方有入處或高或深或前或後依舊躍
然可見畢竟測度勉強都用不得

顏子博我之文約我之禮竭吾之才所謂爲仁由己也
精深玄遠見得說得何以云知惟將如是之見收攝涵
泳有一分之篤實斯有一分之發明不見顏子揔知高
堅前後必竭才博約方有見也

曾子立死而後己之志顏子得欲罷不能之機

仲由行詐非如後人之欺偽只照管不到不中理便是

何則失實理則入於虛也

七章之衣六命之服吉與燠生於安儻侈便須矯飾可
如只從費也

國風者燕禮用之房中以達於里巷所以一道德而同
風俗在四始則以爲先然清廟明堂則用雅頌夫子自
衛反魯止言雅頌得其所舉其成也

或問不爲酒困孔子何以謙之曰書云汝剛于酒詩曰
昔酒思柔以醉爲節不及亂乃聖人剛柔之會見其小
大惟一之德然非精於體道何以能一手聖人之謙蓋
聖人體察之精也

川上之歎道體如是聖學亦如是川流不息縱有險阻
勢不復迴如其至順更何妨礙孔子至順者也顏子不
迴者也

張思叔論逝者如斯夫斯是不窮程子發之曰只一箇
不窮如何便了得蓋所以不窮者是源頭能知止者便
不息也

富貴貧賤盤根錯節到來自能善解孔門只許子路顏
淵子路近志士顏淵近仁人

不伎不求始終是善病在終身誦之則非無我不息之
體故曰何足以戒要之道一也存之則為善執之則不

足為善不善係乎學爾

可與共學取其志可與適道取其悟可與立取其修可
與權取其化畢竟是志在先方有悟處

鄉黨篇

孔子心學之妙見於鄉黨一篇乃聖人日用精密之處
堯舜之卷舒作止不過如此門人又善記事首叙其言
辭之變化恂恂便便閭閻侃侃蓋終日乾乾忠信修辭
之終意盡之矣

丘未達不敢嘗是聖人之自然羊叔子非酖人者遂飲
其藥是陸抗之矯強立巖墻之下嘗未達之藥此類皆

非本分

先進篇

後先進之意自然備後進之文儀文是從或至於以文
戒質矣

問孔子何哭顏淵之慟曰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真機
之發而不能已也門人以為慟夫子即抑而正之便是
禮之節哭而至於慟乃是禮之情何過之有

知生自知死言氣聚散生即死之理也事人自能事鬼
神一機感應感人即格神之心也此心此理誠自求之
何等直截明白太子蒯賸劫孔悝於臺子路赴之非但

死輒之事而已其意實恐孔悝見劫而傷衛國父子之
親故以處難之道而往也被攻而死死且從容於義甚
正只是處難於後不知孔子辨名於早故學貴早辨
閔子言必有中聖人與之以其不言子貢言而屢中聖
人抑之以其多言

論資稟則鈍者利之根明者晦之自子貢之悟不如曾
子之魯朱子亦曰敏者略綽看過無滋味不耐久極好
煩惱故聰惠之士如眠如鈍纔有入處若是大明敏又
合下便是蓋是顏子淵程明道之流
不踐跡不待講求格樣善根自明雖不入室達其生理

莫之禦矣孔子所以思善人不得而見也子張聞見既多孔子特發其善根

子路聞斯行之顏子不違不惰聞斯行之或有助長之病不違不惰自有蘊藉之妙夫子因子路慕人故退之為學不可違惰亦不須猛烈乃是顏子家法也

人民社稷本即是學問子路之言非謬特子羔未及強仕羊力抑或費者大夫之私色聖人不詳言而止惡其佞尤見含蓄氣象

能盡日用之道則能盡天下國家之道曾點有合此道故夫子與之曾點直是天資高明費未有此造詣認此光景遽謂自得不無遺落世事不可放過者亦自放過故隨許三子所以教曾點也

夫子與曾點點之樂學者更須善會若待風浴而後樂執風浴以為樂忽然昇之千乘之國此樂復何處尋也問禮之顧望而對曰坐於儔人之中而汎問及之顧望方對動容周旋之一端也子路率爾而對子路於四子同侍之時無從容辭讓之意故曰其言不讓蓋言動由中不讓是心麓也

顏淵篇

克己邢昺曰約己象山曰能己皆非也還須作克而去

之謂 己者非但情欲意慮之私若立己對物便是妄
動謝上蔡云立己與物何時能與天為一手故知克己
即是希天之學

非禮勿視聽言動察識其非非心存而何心存非仁存
而何

禮者中而已中而發之謂之和顏子復禮復其受天地
之中者而性盡矣孔門約禮文之以禮樂皆是學也故
不曰復理而曰復禮明至中也

人於軀殼上起念者謂之己天下歸仁天下之仁皆歸
也在獨知處克故曰由己在日用處認察故曰非禮勿

視聽言動

仲弓問仁聖人告以出門使民無所不敬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可見為人者必顯微物我無間則無往非天理
之流行若有間處便成窒礙矣

人有慢易者見大賓則必恭承祭祀則必敬自有之心
不曾泯沒然出門使民仍復慢易是自肆之心何自欺
之甚也人能察此恭敬之心出門使民常常如是則無
往非真機之發用矣故謂之仁

克復乾道敬恕坤道易有乾之聖人有坤之聖人聖人
兼先天後天而不違奉天賢人只奉天時而已要之明

睿爲體先物有主者乾也故爲克復爲恒易爲兼先後
隨處提省臨物有制者坤也故爲敬恕爲恒簡爲奉天
然德合德疆則成功一也忠信體乾敬義體坤亦是此
意忠信知以貫之敬義立以兼之敬義立處便不習無
不利即是可與幾可與存義
其言也詎雖是因病與藥畢竟乘快多言人之常情節
情養志學問得力時也學到能詎己是大賢地位
朱子以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論浩然之氣謂得孟子
論學之源
膚受之想不行是明一朝之忿忘身是惑

問主忠信矣又何以徙義曰徙者正忠信之違接續之
學也惟其有主是以能徙

夫子兩言辨惑之學一曰愛惡一曰一朝之忿總是一
情勝後自增紛亂自生障蔽謂之惑止情勝後之亂正當

辨之於情動之始辨惑只崇德中事有德則自無惑也

盛德自然周旋以忠信為德周旋幸免一世只作偽便
休此夫子聞達之辨

自知乃所以自愛知人乃所以愛人智之所以為仁達
一念之真知仁不可勝用

有司之事莫大於赦小過舉賢才使小過可改賢才可
勸是一舉措之間而見作新之機赦而不舉則不明舉
而不赦則不容
樊遲學稼之意未可遽說麤鄙近利孔子推論君子小
人之大分修身感應之大道而力田之効所不待言
國風雅頌之盛音天地之中聲也咏嘆之淫液之則性
情理而中和會故誦詩三百足以從政猶書之樂教曾
子易其偏而至於中故也若徒記誦之不能反之性情
依舊寬者不立直者不溫剛者害人簡者傲人則氣質
偏駁而不化舉措必不適宜不能從政夫亦何取於誦詩

耶

衛公子荆善居室亦道中之一事聖人虛明遂取其善
因語門人以為處置家務之準凡人急則不知廢則事
無序皆與公子荆異矣

行已有恥即恥躬之不逮言行相顧存心之學也能使
四方中和感物存心之用也故爲士品之最稱孝弟必
信果皆居其次無爲小人儒小人而謂之儒硜硜然小
人哉小人而謂之士不可不謂之儒不可不謂之士以
其習也不得爲君子之儒不得爲君子之士以其志也
義理纒絲毫不盡便不能切切惇惇氣質絳絲毫不化

便不能怡怡

憲問篇

仁則無克伐怨欲之心原憲能制克伐怨欲之發而已
易曰頰復厲發而制制而發何時淨盡非厲而何夫子
曰義無咎也即可以為難之意
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志與氣便不貫仁則浩然
纔懷居便滯物風雷遷徙之意微矣故勿懷居居者但
意之所好而至於安即是
治世之言危故昌大而世治衰世之言遜故工美而世
衰

羿善射奡盪舟是奇特奇特乃是濟惡禹稷躬稼是尋
常尋常正是率性

君子有不仁小人未有仁聖人決陰陽淑慝之大分為
君子定界限者弘矣

左傳載子產鑄刑書及語子太叔以猛孔子終以惠人
許之亦可以見子產惠以行嚴終有古人之風
貧而無怨進於無諂故難富而無驕未至好禮故易
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為滕薛大夫此見孔子善用
孟公綽也若他人不失之用於滕薛便失之棄於趙魏
天下始有遺賢矣

後世學者多恃天資之美不能盡天理之極卒之血氣
用事而已智廉勇藝不外乎天資之美文以禮樂不倚
乎天資之美禮者理也樂者和也循理而樂德性用事
故曰成人若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亦是臨事
操持涉對待之學非聖人惟一之指也雖能學問而非
學之至者故曰今之成人七十而後孔子斥霸之詞見於論語者惟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
桓公正而不譎蓋非惟斥晉亦以斥齊也正譎俱指桓
文之事而言夫桓公實五霸之首以力假仁猶憑籍正
道然作法於假而其流之弊至晉文則斥其事之正者
亦無之流弊不已世道人心豈可勝嘆細繹其言知學
術誠不可以不明也

聖門諸賢夫子不輕許其仁子文文子之屬唯曰未知
乃稱管仲如其仁當時門人據事上問孔子亦就事上
答若心法之微則在言外

祝鮀佞王孫賈欲媚竈孔子絕之如彼治宗廟治軍旅
孔子用之如此便見聖人得邦家而用之不易人而治
化其惡用其善而國無廢材矣伯夷典三禮以直祝鮀治宗廟以佞直者此心之可以
伯夷典三禮以直祝鮀治宗廟以佞直者此心之可以
對於神明者也心體不直而工於祝辭是佞也已其他

巧言而行違又可推矣然而能治宗廟者禮曰識其義
陳其數祝史之事也蓋祝鮀備陳器數猶不告朔而存
羊也故亦可以為治與夫格於神明者則天地懸隔矣
要之伯夷之直亦不廢祝鮀之器數所以將之者有本
爾
有君子之知有小人之知君子上達達天理也小人下
達達世情也世味深則天理滅然君子之達不外乎下
而達其上也

孜孜為人之心即孜孜為己之心孜孜為己之心即孜孜
為民之心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程

子曰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轉移此心而天德
王道備矣

獨為君子先有獨為之過矣何以為君子故恥獨為君
子可以見其寡過

逆億揔能切中一二只是因暗故疑事變無端伎倆有
限本心愈暗自增障蔽而已若虛以全體却無際畔隨
物感應自然昭昭而不可欺何用逆億覺與疑大相反
世人却在疑處認以為覺此之謂顛倒而不自知矣
驥之力本不可及子曰驥不稱其力德與力殆非有二
者之分蓋八元八愷之才惟自成其齊聖廣淵明允篤

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之德必如是方是真力真才也
莫我知聖人之獨知也聖人獨知與天為一
我者天人之會聖人由天由人者不怨尤由我者用下
達上即作易者專明消息情偽然消息情偽無容著意
唯盡人合天隨事觀理而已夫不怨尤則不著害天理
之意盡人合人乃有達天理之功故知我者其天
夫子與門人問辨獨於子貢最多夫子教人求之於言
語之外獨於子貢最切莫我知欲無言夫我則不暇如
此語類不一蓋言之了了猶為牽滯心之闇闇自然神
明子貢於孔子沒後廬墓六年蓋到其地位方知及門

種種教誨皆是至藥也

委窮達於道之廢興而又委廢興於命此聖人窮天理
之盡

問聰明生知之質何為系於至誠曰人生而靈聰明本
由天賦唯不學則乍實乍虛有靈有蔽程子曰修己以
敬聰明睿智皆由此出敬則自誠誠則方得天聰明之
盡惟無所蔽更非有加
孔子之去魯也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待原壤也
母死而歌則若弗聞而過之夷俟則責之又杖之此聖
人所以曲盡君臣朋友之誼也

互鄉童子則進之未進而進之也闕黨童子則抑之既進而抑之也此聖人之所以善教

衛靈公篇

聖門賢如子路只是猶帶聰明強力自持之意陳蔡之厄雖支持得過愠怒之容不覺發見蓋拂逆實境必是實有得其力方泰然也故曰知德者鮮矣
靈公問陳與犁彌論孔子知禮無勇之意同孔子夾谷之會陳兵如彼於靈公之對又稱述俎豆如此氣象從容而各有攸當
言忠信言吾心之忠信也行篤敬行吾心之篤敬也參

前倚衡舉此以見心之無間也

忠信篤敬是工夫亦即心之本體參前倚衡則本體常在更無滲漏處

志士仁人志士英爽仁人從容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所以行所以乘所以服所以舞所以放所以遠必有根本行之乘之服之舞之遠之放之其作用也

反躬之切者責人必薄責人先責之在己明在內也自治踈畧者責人及周責己無閑手責人明在外也人心之明發現反照則責己外照則責人

言不及義而合污於世好行小慧以徼利於己此古今
流俗之通弊所可慨嘆

君子義以為質者正以其禮行遜出信成而為君子不
然是行義而已非由義而行也

君子不以言舉人言不舉人不失舉人之則也不以人
廢言人不廢言不失用言之則也無非虛其心以盡道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與道本離不得人自離道便是
非道弘人也宋儒謂道如扇人如手是二物也失之矣

春秋之世毀譽失真直道之行或不如三代是非之本
心所以直道而行者則未始異於三代也孔子因論毀

譽直指斯民之本心

充史闕文之心而自矜之心亡充馬借人之心而自利
之心亡

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矜故不黨不爭故和矜涵不
爭和復歸於不黨中和一源故也

知及之既已惺惺矣仁守莊泓動必以禮是常惺惺法
也學者只知及之便已故成空知

君子貞而不諒義以方外曰天道之貞裁制之義皆由
敬生諒則不裁當否信而不易是非義也本體之敬失

矣孟子曰君子不亮惡手執陽明先生以為宜作惡當

從之
有教無類成己成物摠言天命之性
辭達而已達故為中倫達故聲為律及其用也可以行
蠻貊動天地何以能達惟忠信修辭者能達之
聖人相師冕之言懇到谷陽貨之言從容一誠之變化
也

季氏篇

直諒多聞皆是實便僻善柔便佞皆是虛直言信行博
聞不可偽者也便僻之威儀善柔之媚悅便佞之口說
皆可偽為故聖人取友之道歸之於誠

樂節禮樂其中日和樂道人之善其中日新樂多賢友
其中虛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已是誠意之學至言求志
達道未見其人則時世然也須知誠於好惡便是求志
求志所以達道原非二理

人心乘氣而動少不能秘藏而生溢心長不能降抑而
生勝心老不能精進而生住心故君子有三戒

心通天命至道凝於聖人釋氏既知明心如何不畏天
命老氏既知為道如何不畏聖人

孔子言畏聖人之言須知如何是畏後人多以異端為

侮聖言不知用臆度而知者如翫戲而棄此即吾道中之侮聖言者也

君子九思蓋事各專其一故有九人先立其大而能知所當思未如不歸一也與回勿在知非禮上用功同

陽貨篇

程子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若謂惡非性則性有外若謂惡是性則性不純皆非也氣拘之後人性不同惡依性生故為惡之性亦性也習善之後性源如故性本至善故無惡之性乃真性也性善如水源性惡如流濁習善如澄清

上智與下愚不移自不肯移爾若自肯移誰得而禦之夫子乃甚之之詞非決絕之詞也善讀此章又知足以

堅上智之信道而發下愚之良知

君子愛人知道故生生而不容己小人易使由道故持循而不敢外

聖人虛明應物聞召忽感興周之心卒不往止手義也天地雷霆風雨忽然遂止聖人感應與之同流

孔子六言皆善人之好也惟其不學故私意得以蔽之反成其好高有我之失

孔子既刪述六經學詩之訓獨多見於魯論雅言以詩

為首成德以興為先蓋六經摠是一理獨詩悠揚諷咏
易於感動天性宣其壅滯達其善機只熟讀他經文義
容易滯於言筌或為理障要之明智之士隨其所學自
然心解不必專事學詩若善機原淺膠固不通雖誦詩
亦未必深有所得也
學周南召南可以不面墻何故關雎麟趾之意豈可以
聲音笑貌為哉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是風化之源
鄉原之賊口非不道中庸只是心術之卑非高明之中
庸卒歸于愚不肖爾
道聽塗說是資見聞大畜多識是畜德

古者民有三疾今或不然只是疾上又生執認故增添
過失出來

問以廉屬矜者何也曰廉而不矜則亦不以廉名矣

微子篇

問殷有三仁微子之去為存宗祀矣箕子比干豈逆知
必死而以死塞責乎曰人臣諫君只可言不避死豈可
言必於死三仁相命之意其初俱欲諫紂故箕子之謀
并父師少師呼之微子若無帝乙欲立之事箕子固不
告之行微子亦不欲行也因微子斷然無可諫之理故
不得已而行當時箕子義不忍商之淪喪思所感發比

干亦無一言志在諫諍俱懷庶幾聽受之意為奴與死是諫而不聽以後事若先料必死以一死塞責便非自靖之心何以謂之仁也

問柳下惠直道三黜先儒謂少有孔子斷之之語何也曰微子一章多論出處而以孔子為準孔子是無方體之學仕止久速莫非天道流行其機不爽柳下惠之出處必至於三黜而終不枉者此其道之直也然三黜之間三仕而不去父母之邦未免和而不能融化故仕止久速之際不得圓神所謂偏於和也記魯論者承柳下惠一章兩叙孔子行蓋孔子用世之志非不急急而幾

微之際圓神如此此便是斷案何必更求斷語也

柳下惠為士師而不以三公易介志士不忘在溝壑此之謂逸民惟其立見乃能如此超脫若夫子之異於是只是自然也

子張篇

子張曰祭思敬喪思哀臨祭而思敬臨喪而思哀思之所及猶難謂之可已思所不及不亦至於怠惰放逸之甚耶夫子只言吾何以觀之哉知其所觀而可以知其本矣

子夏篤信謹守見未融徹全賴師資故做工夫則可者

與之不可者拒之子張無誠意惻怛難並為仁病在矜高故做工夫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

問子夏言小道致遠恐泥則農圃之屬君子果不可為乎曰子夏所言小道不止農圃之屬知得如何為大道則允降此一等者皆小道所言泥遠是言道泥不言事泥安身立命果大道也則雖尸之躬耕說之版築烏能泥遠安身立命如其小道則雖講習修為從事學術不免別成伎倆不善化裁况農圃之屬乎

月無忘其所能乃子夏篤實之學所無亦只是本然之知常常知覺精之又精不失本然之知是無亡也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曰人之為學始必立志可謂之志未可謂之篤志立之後必有思索可謂之思未可謂之近唯博學而志益篤切問而思愈近心常存存豈非仁在其中

君子致道如致曲之致極其道到至善之處也致道是主意學則其致之之功

吉人之詞寡故聽其言也厲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夏是孔門多文學者故有此言周原伯魯不說學當時盖有全然不學文者閔子馬曰學殖也不殖將落此喻學於貨殖之殖是以不知

學也

子張為難能也然而未仁為難能便見其歆羨之意是

增益之美行非克己之實體也故曰未仁

問親喪自致曰人不自致處只是念慮夾雜便不徹底

卒然遭莫大之變其時夾雜之私一時屏盡真純之體

痛切不禁故凡人皆可致不能致者依舊雜念入之

君子之不仁日月之薄蝕皆是氣之偶違只是分數少

子貢論夫子之墻要有入門處後節叙綏求動和是美

富之發用日月是美富之本體學者發大信心是入道

堯曰篇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周親只是周室之親親宗室外戚

也舉仁人則其道至公而周親亦在其中黃勉齊日抄

正合此意云免得添紂字及改周為至也管蔡則誅之

箕微則用之何以周親

五美之惠勞歆泰威為政之所必有但不費之惠可勞

之勞可歆之欲不慢之泰不猛之威斯則謂之美四惡

之事殺戮視成致期出納亦為政之所不免但不教之

殺不戒之視成慢令之致期與物之過吝斯則謂之惡

尊美防其入於惡屏惡歆其歸於善摠是研善惡之幾

知命知禮知言此三知者通為一知人之地位有富貴
貧賤人之日用有動靜作止人之發言有是非得失本
心精明則自然知得富貴貧賤係乎命動靜作止依手
禮是非得失生乎心

說經劄記七

大學中庸是禮記中各為一篇之書識得原是一篇然後
脈絡可尋

大學明德新民包括之書子思慮久而馳驚也故攝之曰
君子之所不可及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中庸尊德性道
問學渾融之指孟子恐久而支離也故約之曰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大學是明王道之書故曰明德親民然都會在止至善上

用功格物者止至善之別名毋自欺求自慊靜而體察於
念慮憂患恐懼好樂動而體察於好惡家國之孝弟慈治
平之縈矩忠信皆格物也自獨知處而意而心而身而家
國天下無時無處非窮至其理之功求止於至善之地甘
泉先生所謂隨處體認天理是也空虛權術之學益見其
陋矣

在止於至善士之學也皆希天也其曰希賢希聖者漸修
之序也

天下萬事萬變能一一理會推窮世無此人縱有此人或
是未截學問大學喫緊處只一句心法曰知所先後人專

事本始而未終可推

大學格物即孟子萬物皆備反身而誠之學也孟子言物
而歸之於誠大學言誠而體之於物

修身者天德王道之總逆泝之格物則有依據順推之平
天下則有本原非言語聞見之學智謀功利之政也大學
之知本近道在中庸為知幾入德

湯之盤銘不見於經詩云聖敬日躋書曰終始惟一時乃
日新可考見成湯之學更無別事

伯夷之降典臯陶之期無刑曾子之哀矜皆有使民無訟
之心子路片言折獄不可謂不可聽訟之道但恂慄威儀

之至不可諉也更須進一步也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拘慄威儀之德有不言之信不怒之
威矣

佛氏之學無格物便闕了誠意俗儒格物之學非誠意故
亦不得謂之格物

揜惡著善天機之動從獨知發者小人因此而慎獨即為
君子

誠意正心脩身三章好惡格其機懲忿慍恐懼好樂憂患
格其留滯親愛賤惡傲惰哀矜畏敬格其偏僻留滯偏僻
未盡處亦不可以言誠

堯舜帥天下以仁仁者孝弟慈之總物知意心身之融洽
徹盡處也

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有天下國家之
責者所以惟日不足也學至有無之盡自然過化存神

由繫矩可以至於不踰矩矩人之所自有但不繫爾

好人之所惡起於好已之所好惡人之所好起於惡已之
所惡武三思所謂與吾善者為善人與吾不善者為不善
機微由我之私天下大戮之道在是矣

忠信盡心之謂也聰明睿知皆由此出驕吝作聰明而不
盡其心忠信之反也昏蔽拂戾皆由此作義理所在放不

過處便是盡心之功

大學言忠信得大道揚慈湖引戴記謂忠信即大道忠信人之本心豈不即是天下公共之理本至易至簡但纔說忠信以得之則惟危惟微之間自有多少精察之功須合而觀之本體與工夫俱可見也

相天下須是心量人之有善若已有之此王之吉人也人之有善未必媚嫉只是不好成人之善便是人之凶德也誠意章之好善惡惡正心章之忿懼憂喜修身章之知美知惡齊家章之好人為暴治平章之好人所好惡人所惡同歸於察好惡好惡之一止於理者為實餘皆非真也知

真好真惡自然無作好作惡矣

惡媚嫉之臣而喪賢和於朝惡裂歛之臣而萬民安於野

說中庸摠記

程子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中庸始於天命之性終於上天之載此本天之說儒釋之辨也

程子以中庸為孔門心法泉翁云中庸以人為天地心故從心上默察而中和位育不外是矣故知本天以言心則中正本心而棄天則徧枯

程子云善學者却於已發處求之此中庸之指定性書亦云遺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戒懼慎獨工夫之密而內

外合一之學

陽明先生言中庸括大學一書為首章此言極善理會然
大學中庸實相為表裏皆在獨知處用功大學明根本發
散為技業中庸歛技業歸復於本根未有技業茂而可離
根本者亦未有根本盛而不能發散技業者故曰相為表
裏也

中即是庸看來有過不及之際多少崎嶇傾側因過不及
而謂之中因中而謂之庸中庸宜是講求湊泊之所能得
也

不睹之睹不聞之聞謂之莫見莫顯睹之睹聞之聞滯於

見而非至見滯於聞而非至聞也

道本不可須更離自戒慎恐懼以至中和位育無動無靜
總是須更不離也

中庸言道不可更須離釋氏言道自不須更離故聖學有
準釋學並然

中庸只說已發未發不曾說動靜有未發之動有已發之
靜性無動靜故也

陽明先生云未發之中只是此心不為情欲汨撓便是中
即和即中體用一源故程子教人觀未發之中一理渾
然萬象森羅已具若專招靜則能觀時已非靜矣呂云小

人及中庸無忌憚而自謂之時中游亦云小人竊中庸之名而實皆之是中庸之賊中庸首釋經而嚴此辨以闢門牆之外道下文賢知之過亦是反中庸也舜好問好察只是聖人明覺自然觸處無有遮隔所謂沛然莫禦乃君子時中之極則也

問察聖人感通之自然隱惡揚善用中聖人問察之作用不能替月守不能著之心曾執權衡而用時中則亦聞見之知而已

程子曰權稱鍾也釋權義最精加不得一星減不得一星方謂之權易曰巽以行權順之至也故非聖人不能今之

所謂權者入於邪僻而相倍從矣

詭曰反精以和其志已發時正當體察未發之中

舜執其兩端物有兩端自然之理用中而一以貫之

品別事物之智能反思則畧獲陷窅自然能避揀擇道理

之智能實用則所擇中庸自然能守如此則智貫始終不

如此則智成影響

問舜好問顏子無問難何也曰顏子無問却存善問之體

聖門諸賢問難皆足以爲躬行之實顏子明睿便能服膺

何暇更問舜特立之聖終其身舍好問無學要之顏子無問舜好問總是中心沛然故也

顏子得善則拳拳服膺顏子高處在擇中庸故瑩徹而服膺自不能已子路非不勇只是義理不得分明故不能具體聖人也要分明只虚心默求中庸自見無倚之強與有倚之強不同中立而不倚則南方之寬柔北方之剛勁皆倚着不得

索隱行晦不為曰吾不為半途而廢不已曰吾不已即不為者而為依即不已者而為不悔則曰唯聖者能之兩承以吾者實以自修也終之以聖虛以望道也總是聖人不息之體

聖人不能知即夫婦能知的道理孝弟之道愚夫愚婦孰不能知至通於神明格於上下以此事天饗帝則聖人必待學問之功夫見得徹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盡鳥之性而戾天盡魚之性而躍淵盡人之性而參天地贊化育人盡性之學在於盡心而始於有事善乎朱子有言鳥飛魚躍之意非有事於此察見於彼日用動靜無非鳥飛魚躍之機也人能知此自能體性之盡

費故日用無非至道隱故聲臭俱無有日用而不能知者故曰會得時活潑潑地蓋從隱處察見其費如此以人治人自有自求道不遠人之事也忠恕以人治人之

事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責之子臣弟友者以
之事君事父事兄處友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事也
或疑君子素位而行中庸既叙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於前
又叙不陵不接不求於後如何用功曰兩節俱是素位俱
是居易但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盤錯未臨却有上下人生
隨身所處不免於事上臨下合不能素位而行他日何慮
盤錯到來論語論取舍存養正是此意大都聖賢只有此
學問有著力處自有得力處慎無於目前蹉過更說處窮
處通也

鬼神之爲德程子所謂造化之迹者正指祭祀之鬼神故
全書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又曰只氣便是神要之天地
之所以生成山川之所以雲南門行戶竈中雷之所以會
稟無非陰陽之氣孝子之所以享祖先人君之所以享帝
王儒臣之所以格先聖亦只是氣感人纔敬氣便專一專
一自然流通故格享俱在人心中庸所以歸於誠之不可
揜也

昭明似太虛焄蒿似春悽愴似秋人之氣與天合者則其
發揚自然有此
周公成文武之德成其德非成其意也蓋自太王王季文
王至武王竟受天命而用公承之以制禮作樂焉曰未受

命未猶終也

祭從生使敬由已出喪重死使貴以孝降此在夏商祭及大夫期禮必有不及周之有定議者

儀禮載士祭禮特牲饋食之篇大夫祭禮少牢饋食之篇天子宗廟祭禮無可考見中庸春秋脩祖廟以下却是廟祭之全禮又即以大夫士禮等而上之及周禮小宗伯以下職事考之成周宗廟祀典殆不因儀禮之缺至於湮廢只要有斟酌之本則先王之禮不患無可采也

哀公問政一章知兩所以行之者一也則知修己治人之

道矣

好學力行知恥好也力也知也知實體故知修身知實體

使知體物故知治人治天下國家

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只是焉要接續擊破愚蒙在此類類提省况非愚蒙者乎

自誠而明必明而後可以言誠若無真知必其無實行自明而誠必誠而後可以言明若非實行必其非真知故明者徹始徹終而貫乎誠也

問政曲曰記曰曲禮又曰物曲與此曲義同大學所謂格物助致曲也隨事推致是次於至誠者求盡其性之之功致曲而至於誠則形根立而有形不實則雜而散散則不

形也故不能着動變

誠者自誠而道自道游揚皆曰以無待而言蓋此誠為成物之終始為自有之實心自成自道自不能已一誠立而仁智合時措之宜更無假借亦無欠闕游揚之意似或如是黃東發非之乃曰無待是老莊之意然則自欺自慊為仁由已其指果何謂乎誠者物之終始物言終始歸之誠已盡天地萬物之理近取遠求考古證今孰能外此故至誠盡變化之道知至誠無息則知不誠之間斷知悠久成物則知管晏一時之作焉所以身沒君亡而政治遂衰

德惟一理性則從生故發育峻極三百三千總歸之於德性

道本率性性本發育峻極一體三千三百所以克拓發育峻極之實

朱子尊德性章諸儒紛紛異同今且存而不論其註脚中以存心為力行此是至當之論後人必以事為行又失朱子之意矣

廣大精微高明中庸皆德性本然如此

三重不敢輕故寡過本諸身以下六事三重之道也聲為律身為度也不厭遠有聖只是寡過而已

德位時謂之三重若雖善而無微不尊即不能徵諸民質之天地鬼神契之三王後聖矣與不本之身者總是也近貴相得故曰不厭遠貴相感故曰有望

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又總言天地之所以為人正謂體用之同原聖人中即敦化和即川流然而寂感之際不容有間故天地一德聖人一心
知天道之盛大流行則知本心之深淵不息知本心之深淵不息則知發用之懇至周徧故經綸立本知化達天德盡之矣

小人的然而口亡的明辨也是義襲而取之

人所不見是近也自也微也至篤恭亦是謹獨精處聲臭俱無查滓盡化中間不動不言而天德備不賞不怒而王道行何等氣象小人在人所見處用功却於遠也風也顯也未截上湊泊故動而敬言而信賞則勸怒則威文采雖有可觀而本心之良愈以晦塞故曰日亡

入德直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德清蔡汝楠講說 白石山房錄衡湘書院校刊

說孟子記

梁惠王上下篇

孟子告君之言利國之對詞嚴誼正法言也沼上之對詞
達意婉巽言也義利之界嚴則其機易過樂不樂之辨微
則其言易入
殺人以及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最善啟發處
在上者無生物之心在下者無可生之路其為殺人何必
及也政之至於殺人只是心非生物之心
是心足以王矣譬之草木萌芽便有暢茂條達之理
齊宣王不忍之心是本然之知緣何不自見得孟子初啓
發之反悔初心及挽之再三方曰我心戚戚纔曉得初發
之心然尚屬朦朧只因障殺得重宣王若肯依孟子善推

此心在自心上撥去障蔽精切權度自然無時不是此心
纔發動處自察識得方是學問之知知得親切也

古之爲士雖無恒產而有恒心今之士可以猛省
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惟智者能以小事大仁智揔是勇勇
但要辨義理與血氣爾

畏天之心果見天理分明便是樂天之心以國勢言故分
樂與畏

孔子稱管仲息兵愛民尊周攘夷非不知嘉管仲者孟子
述晏子告齊景公之言分明說盡古先王巡狩之義其詞
肯與謨訓無異非不知嘉晏子者然其器小之論齊人之

并病之甚嚴蓋由二賢學問不純不能全體天理有時本
心見則天理明有時世情交則本心雜視聖人溥博周偏
功用迥殊於此處嚴王霸之辨究學問之極非謂其心術
皆不端而事為都可廢也
不輕進退人才方有親臣今日之世臣先時之親臣也今
日之親臣他時之世臣也

翁孫丑上下篇

曾子服顏子若無若虛畏子路之勇可以見曾子取善之
心
一管仲也孔子就事而嘉之曾子辨志而卑之使曾子移

而論事孔子移而論志度之無不同者
大學自意而心而身天下國家便是浩然之氣格物致知
便是知言曾子有得於大學其不動心曰自反而縮孟子
宗之
不動心一也而學問不同夷尹惠道之偏告子道之害所
以偏且害者揆是知不真知不真則養非所養矣冉牛閔
子顏淵是大中至正頭路也未到聖人純熟處故孟子只
學孔子孔子之學知行合一灼見本體直養而又無害直
養養氣之本體也無害中有調停之法所謂必有事焉而
勿忘勿助長也本體如此則所謂不動照心瑩徹故不動

也持志亦是直養助長則害矣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乃是心體未明硬自把捉與無害正相反何以不動耶言者心之聲氣者志之後知言知其所養養氣養其所知其實則一而已知言兼人已養氣則養吾浩然之氣志崇如天氣克如地剛大直方坤承乾之氣也告子以無善無不善為體以不求為學孟子之學是致知必有事焉正是求則得之也告子分內外聖學無內外如師次于郎之次暴氣抑虐之謂

告子強制與北宮黝孟施舍同曾子自反與冉牛閔子顏淵同伯夷伊尹擲下惠所養異於告子而所知不及聖人故孟子養氣一章可謂語之詳而擇之精也氣無形聲故難言塞天地配道義畢竟無形聲也持志正是養氣不得言專事於心無報其氣正見持志不得言不求於氣

或問湯明先生說持志於心痛曰此正是說告子持志之功言與事俱照不及

道義則神明而氣剛大無道義則隔塞而氣弱小

孟子教人每兼道義而言道言乎其渾淪義言乎其精密盡精微所以致廣大故不曰集道而曰集義也

告子之不動心有所倚着而能如莊子所謂得全於酒孟

子之不動心知之明而養之定如莊子所謂得全於天
程子曰學者須要知言知人之言如處堂上而知曲直也
知己之言如處守下而知鑄漏也知所處則知言矣必有
事爲一段爲告子立說向學以上之事故言助不言忘
知皆擴而克之如易之知至至之苟能克之如易之知終
終之
戰國學術縱橫其弊使人肝腦塗地譬之矣人匠氏原非
其本然之心爲人處便害人至於自處亦未免爲人役摠
不如求仁察識此心而誠敬之是求仁也
大舜大於禹與子路以其無我之盡也是舍己之心自有

取與人善之用若分毫恡惜舍己不得本心先礙安望其
舉一世而甄陶之禹與子路是正故舍己工夫
伯夷之不受柳下惠之與偕未嘗不是於其不屑就不屑
去之微意見其隘與不恭
程子曰夷惠其道入於隘與不恭心則無罪蓋當時夷惠
亦不自知其清和祗是學力如此斷非自立一家成其障
蔽

滕文公上下篇

孟子道性善天命之性也稱堯舜至善之止也蓋氣質之
性與非至善之學皆非所言夫然後謂之一

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舜三十徵庸，以前孝德備矣。歷山河濱，雷澤之感應著矣。顏子最純粹，故慕舜獨至。蓋慕其合下便是聖人，更無岐路也。孟子道性善，終之以瞽矧之藥，蓋可謂克舜者人之本性，不可爲克舜者人之習心。爲學而不用瞽矧之藥，尊滌深錮之疾，雖有爲善之意，實無懇到之功。則天理習心相勝於中，如人於一月之內，大半爲善，止因病根常在一日，攘隣之鷄，雖而大半之善盡廢矣。如何是希聖之學？須先瞽矧一番宿積，既開過此，都是溫養工夫也。江漢秋陽，皜皜莫尚，何精如之？何二可雜言？貌氣象誰堪與比？曾子見得孔氏

明白故見得有子明白

人異於萬物，丈夫異於妾婦，而又謂之大丈夫，亦全固有之性。分爾廣居正位，大道人所共有，居之由之，行之且不變塞斯爲大丈夫。

大丈夫之事，公孫衍、張儀是小丈夫，固不足言。至如居非廣居，立非正位，行非大道，強負其氣，亦不可得。只是明理盡心，則自浩然，故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也。

世情狹小之居，與天下之廣居，廣狹迥異，然只隔一層。徹世情之戶牖，即見天下之廣居。

問孟子之好辨，不得已曰：此最是緊緊處，自有天地一治

一亂都是氣化獨有聖賢於氣化雜揉之際善作主張處便是參贊造化戰國之世人心變詐知學者又入於揚墨之學是固氣化聖賢於此烏得委之不辯哉氣偶不齊而人能主張之亦非人之所為正以人者天地之心聖賢者立人之極天生聖賢其理本然如此若漠然與世不相關涉其為棄天孰甚故孟子從天道論之直究本原則好辯者固天道之發也學者先須會此凡聖賢救世之言行皆知其為分內事矣

離婁上下篇

仁心仁聞只是發見之端觸物而起天機之不容已者有

此心而不行先王之道不克此心故也故言徒善徒法之弊以見此心之當克臣舊章不愆忘乃以仁心仁聞行王道者故言丘陵川澤之勢以見推心之有準上無道揆為君者之不行王道由於不揆故也泄泄沓沓為臣者之不行王道由於無恭敬之實故也此心原能揆人自不揆爾原能恭敬人自處於賤爾不然仁心仁聞之輩世豈乏人而君臣卒無行王道者何也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此入乎彼是道一而已矣故真知所以造端托始乎此自然按本塞源於彼豈容有二哉

規矩本從方圓立故足以為方圓之至聖人本從人倫學故足以為人倫之至

親親長長而達之天下是一心獨親其親獨長其長是二心孟子於其中推得愛無差等是二本可謂首尾皆正權是天理之恰好處聖人豈有為嫂溺制禮者攬而援之乃是天理禮者理而已

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言發之易者其心先放逸何必責其言也

言無實不祥凡不祥者皆不和之氣也夔賢之人其中必有暗昧而不可知者是為拂戾之積故曰實不祥夫子以

臧文仲廢展會為不仁知法季子之言而自戾為中心不洽而私意窒塞即不和之謂也

樂正子天質甚美惟其向學不緊故有好善而不擇人之病

事親從兄揚氏以為做仁義工夫朱子云若將事親從兄做仁義工夫是事親從兄原無著緊唯是做我仁義工夫與孟子意指不合此語最精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赤子之心真知初發處涵養得此心完成圓滿知仁義知禮樂皆在其中事天饗帝仁民愛物何施不可樂則生矣而不知舞蹈此自然之樂也聖人作樂而為綴

兆疾徐之法本人之心之自然而節之
觀舜之事又文王之事君皆從心之存主處感格通流只
是聖學同也故曰其揆一
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當時無人稱之者待夫子而後著之
乘輿濟人本是小惠却嘖嘖傳美故孟子發明之大抵好
奇喜談最是害事關略於日用而誇逞於一節使人空踈
過却一生者後世之習氣然也又如吳孟宗之孝吳事方
殷詔稱喪者置大辟宗先奔喪而後聽刑此極是大事可
謂義理之勇乃鬱而不傳哭竹未必有無之事則談之不
置斯可以見俗尚所趨學者於此正須詳究孔孟切實之

學庶足以破喜談之惑而知實用其力爾

泥古禮而非因心非禮之禮也執古誼以求正行非義之
義也大人不為乃制禮取義之本也

有不為者可以有為如秦人倡優則拙鐵劍則利乃可無
敵於六國故人各有能而不足大有為者定是裨小有為
處羈縻之也

信果人之所難然硜硜而信果反為小人唯義而信果斯
為大人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先儒以赤子之心去道未遠也愚意
但言未遠則已難於形氣若言純一則赤子亦未必能然

所謂赤子之心正指已發之初心也
程子言志道懇切固是誠意急迫求之反是私已學而至
於私已還是志道不切若懇切志道則道之大原從何而
來執為已有乎人所共由乎日用之功如何有事將忘而
失手將助而長手自然精明於此更萌急迫之心正宜責
志
安而後能慮居安然後資深學者於感應之際義理是非
雖分辨得未免心氣勞耗如柴立其中乃工夫不得穩密
不從自得中來也窀其所到不如暗合處猶較自在矣
以善服人物我對立以善養人相忘於善

明於庶物盡物也察於人倫盡倫也融洽於心曰仁裁制
於心曰義

周公初欲兼三王時猶是三王自三王周公自周公仰思
之後則三王四事皆周公心上事精神心術路成一片矣
四事非謂上四事蓋三代之王四君所行之政事也
西周無詩朱子云黍離降為國風者蓋諸侯助祭則有受
釐有受釐則有告戒來朝則有燕享有燕享則有陳辭不
助祭不陳辭其他不振又從可知則雅不得不降雅既降
雖有風謠不復采之以適於政治則風亦不得獨行治世
之風雅交相為用者今則判然失之孔子鑒此而作春秋

在詩為美刺在春秋為是非詩之辭婉春秋之旨亦微顯
直則暴露無餘婉微則警人深切孔子所以謂之竊取自
謙之中寓微詞之意也

取子死生之道天下有必宜取子必宜死生者又有可不
可之間者果傷於廉則不取果傷於惠則不子果傷於勇
則不死此裁制之方也所以能裁者在人自求之孟子天
下言性一章程子言為智而發此指最盡蓋孟子論人之
言性正以明自然之性也言性者之失只從自家知見透
得一隙處便言性是惡是混是三品不自知其穿鑿穿鑿
與自然相背馳矣智亦是性就他知見論性處即可惡之

智而非吾性本然發見之智其所論性豈不至於大謬哉
學者能以自然之知論自然之性如惻隱為性要求內文
便非性之類則為混為惡為三品之說何從而起天與星
辰如彼高遠只於己發處求之况以自己性中之知論自
己之性尤至切近故欲理會性者惟當於知見發處試回
思之斯得之矣

荀子知見自察於習染之後韓子知見自察於氣質之中
揚子自見自察於氣質雜揉之際故其所論本其所知孟
子醇乎醇善說自性

問孔子於陽貨王孫賈衛南子之徒皆與之從容接對孟

子往廷齊滕之路不與右師言者得非把持否曰聖賢心無不同作用由於所養正有不可強同者如漆雕開未能信便不仕豈無仕之心哉君子於自信不過處雖聖人之言不必於從雖聖人之行不必於合但求諸心庶無悔咎此即為己自慊之實孟子不與右師言與聖人之分量雖異却證之孔子之學正無不同豈可以把持疑賢人必欲其如聖人昔和靖門人問曰先生見南子否曰不見又問如何不見曰某若磨不磷涅不緇雖佛肝亦往况南子乎和靖亦可謂得大意矣

君子所以異於人以其存心若本心則未嘗異也至存心中正無弊如此

又異於異學蓋以仁禮存心所存皆天理也孟子之學其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舜仁禮之盡也瞽瞍與象且

丞丞又不格姦矣况於其他橫逆乎

仁禮人人同有之者但非存心則達之於順境者失之於橫逆非自反之盡則制之於勉強者不由於中心

顏子不校亦是存心到無可自及處

被髮閉戶化裁於心無非天道之中揚子以閉戶如同室者也墨子以被髮加鄉隣者也

子莫不權鄉隣同室之誼而執於被髮閉戶之中者也

萬章上下篇

孟子萬章上下兩篇論聖賢於父子君臣兄弟之間及出處始終之道最盡孟子到此乃不肯放過處便見其實有諸已

伊尹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非耕外有樂耕便是樂能樂者是學也

非道義祿以天下弗顧行不義殺不幸得天下不爲三樂王天下不存孟子較勸過聖賢心術合下揀存壁立萬仞在孔門則謂之求仁

伊尹以斯道覺斯氏註曰如手寐而使之覺覺者人人所

自能也聖人明禮立教非能與人覺蓋呼寐之法爾本明曰知始悟曰覺揔謂之覺故曰非子覺之而誰

雖有善而遷就遮藏只爲有求於世之心故擲下惠進不隱賢朱子曰不枉道也此擲下惠根本之正

孔子聖之時橫渠曰言語動作皆有時也只因孔子於日用言語動作之間皆當其時至仕止之速無非一貫聖之清激而爲廉節者流而爲忿戾聖之和激而爲寬平者流而爲肆傲聖之任激而爲用世者流而爲事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三聖未嘗不中也而中非當鵠之中由巧非至巧爾大聖有大聖之智偏聖有偏聖之智

聖之爲義有入於六德言者有以彥聖並言者有謂心之精神謂聖者皆如釋文所云聖通明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心之通明與志高意廣最相近惟於念頭上別聖狂作聖之本也孟子曰智譬則巧聖譬則力聖無不同惟於妙悟上別偏全克念之準也
斬截者義也故曰路路曰由之品節者禮也故曰阿門曰出入之

告子上下篇

朱子嘗言人不性不知孟子高處抑不知告子高處告子杞柳四章直是一意未曾變說一章告子意在爲字上辨

二章決字上辨三章在生字上辨四章總合前三章之意言惟當順我無善無不善之性仁義只是人爲何則知覺運動莫非自性故朝饗夕飡黑黑白白而性之發用著矣就仁義言之仁却在內義却在物惟人所爲屈杞柳決湍水豈柳與水之性哉此告子平生得力處也然告子求心不如孟子求理仁義本性之固有爲善正是盡性知覺運動固皆性也於其中要識得純駁真妄之別仁義皆具自性何分內外乎孟子只據理之本原出於天命者辨之乃知告子之學不過認氣作性迷頭認影而已
人性如本之性本直性出而善是發榮之直盡其才是盡

其直之用水之用者才也若其發也直而匪人斷而壞之則非本性之才故君子之才達情盡性而摠謂之德小人之才悖情害性而不盡其才或以情之發處善惡便恐不同待才上方辨愚以性情俱指初心之發而言雖下愚不無初心第以意上發見乖戾從此恣惡正是才之不盡今人以才氣二字並言亦有所據心乘氣機清明在躬則才自神駁則才偏昏則才塞氣雖昏駁若心存而覺昏駁之氣衝擊而散矣覺處便是能為善能為善是人之全才知平坦之氣則從此平坦以前皆為滋息之地知見孺子入井之心則從此未見以前當加涵養之功蓋滋息於前則平坦之氣自然澄定非至此而後相近涵養於前則惻隱之心自然發用非由此而後擴克

夜氣不思而自動氣機也復之初也浩然之氣充塞而無間元氣也乾之元也程子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言集義則元氣充塞天地之氣皆吾氣也

心豈有出入出入者氣機也夜氣清而明旦晝氣昏而馳乘氣而出入也故君子思所以帥氣者曰操存而已問學奕秋專心致志推之於學可以言敬否曰專心致志只是專專之之中試自體察虛心則無物而為敬有滯則逐物而非敬故不徒曰必有事繼之曰勿正心二者不可得兼是孟子之決擇後之學者便以欲兼得之故始

於兼帶而終至於戕義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妻妾所識窮之者而為之由道心本微克致不去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由人心本色強持不得學者但先察本心日進於誠自無二者之敗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猶以仁義並言之終之曰求其放心而已心在便是能裁制故也

纔先乎大則殺處便能徹去不然引後猶不自知耳目之蔽於物淫聲亂色固足以奪人正聲善色亦足以奪人間見而至於措其心即是被引去也

問心不出物不入是先立乎大否曰此語者有病先立其大有先後之

之殊無內外之判非心自心物自物也

問先立乎大與釋氏明心何以異曰儒者立天與之心而內外合釋氏明自私之心而內外離

管子曰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程子言非鬼神之力精神之極也思便能立立常能思至於小者不可奪非精神之極乎

徐行後長便是克舜路上事事又甚易其不為者義理不明恥後於長也正孟子之所謂餒

歸而求之有餘師孟子未嘗拒曹交實理如是知歸而求之學則知領留之益

動心思性動心者動其獨知之心思性者思其欲流
之性作者自其動處言不容已喻者自其知處言不
自昧困心衡慮不得于內也微色發聲不得于外
也

盡心上下篇

妖壽不貳是立志存養是工夫盡心知性而知天
工夫到至處也無絲毫
不化故盡入絲毫則成滲
漏矣

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萬物本不欠關於人心乃人心不
誠自間隔於萬物恕則如心程子所謂即天地變化草木

蕃寧有欠闕故恕者誠之之功備萬物之學

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察便得著便得不在循塗
守轍亦不必革轍移塗依舊似前行似前習只是不同其
功則孟子曰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

羞惡是真知之發用而不容已孔門言知恥孟子言用恥
知則無不用用則無不知為機械變詐之功者偽心乘之
蓋自有而不能也

窮不失義隱居者求志決擇嚴故曰義達不離道行義義
者達道感應順故曰道道即義義即道也善學者先求其
志則道義在其中矣

問豪傑之士答曰上古之世豪傑凡民俱不可得見以小子成人俱有造養相忘於道故也教衰之後能於汨沒風靡之中不待作養真知發動而挺然自立由是有豪傑之名然既廢而始興則必有發憤慨嘆之實而已獨知之方篤志於上古相忘之道而初無自表於豪傑之意然後真謂之豪傑今人動言豪傑不知正是習心昭乎揭日月而行思凌乾一世乃是不豪傑也

或問孟子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之意曰人心體渾然故所含自性亦惟渾然全其而已然性者生也心之生發為親親而始見吾性之仁為敬長而始見吾性之義生發特分

別出來因情以見性也人人有此孝弟可見人人具此仁義至於不能具體仁義者又可見其不即此孝弟初心而培養推致之也培養推致無他道此心常生生處是性至靜而含已發之善者自然隨感而達未發之體生於親長而為孝弟者自然生生於天下而為仁民愛物學由於知性知性先於知孝弟此孟子本意人皆可為堯舜之道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然亦有不愛之心發為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然亦有不敬之心發為皆以初心為正不善之發亦無二心說文字義亞心為惡猶言非初心也故知其初心而推致之善不可勝用矣任其亞於初心者

而克滿之惡不可勝誅矣

大人重道德天民重出處安社稷臣重事業重事業者未必其出處之界限道義分明重出處者未必其正己之淵微聲色俱泯

見龍在田謂之時舍而曰天下文明曰德溥而化祇是閑邪存誠自隨在有感化處何係用舍孟子獨體此意於戰國之世只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

撫定四海於性不加故曰所性不存又非是性外事孟子從流溯源謂非受天性根心而美在其中不言而喻而暢於四支則發於事業固吾性之流行舍之則藏亦無損於

天性成性存存與時消息不期必於行道也

問根心生色曰仁義禮智摠是渾然一之生理生色以下生理之暢達也只本心不存便是自伐其根

子莫執中未可說子莫所執之中都不當理只是子莫於事物上逐事湊泊不從本心權度出來其所謂是者已是執滯一物之學况其非者乎

飢渴之害亦是心害之一端所謂亦皆有害者克飢渴之類去就取舍同此情也飢渴者之欲飲食只從甘飲食上心便移奪平時所不甘者不覺以為美飲食自有正味都不知之此是害心之最易曉者從此察識而克之於去就

取舍是不以飢渴之害為心害也

世道融洽與道會也故曰道殉身世道乖舛已獨立也故曰身殉道

管仲却鄭子華言於齊侯招攜以德懷遠以禮蓋亦依附於君子之論呂氏謂其急於功利俯首而從齊拒此以道殉人也

告子言生之謂性則凡物皆有生混而無辨孟子言形色天性必曰唯聖人而後踐形言同而意迥別矣

論氣論性如言耳目有聰明之德離耳目則無此性論性論氣如言聰明為耳目之德縱耳目則非此性氣有純駁

性本至善至誠盡性聖人踐形二語最盡

問引而不發躍如承繩墨設率而言是功夫躍如否曰功

夫與本體原不相離教者引之即著學者為之即是依乎

中庸唯聖者能之自成已言而不可已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自成物言而不可易

或疑聖人達材之教人品不同因材而成雖聖人不可使齊者曰此正聖人整齊之道也人之不齊正緣各有偏病

聖人教人如醫之治病豈能執泥一方哉醫之欲人去病以全其形猶聖人之欲人易惡以全其性謂之達材正謂成其全材而非成其偏病之材也

當務之為急急親賢之為務言當務則有不當言急務則有不急所當務與急務未必能如堯舜蓋善只能照察當否緩急便聖人格物之學不落遺大察小之科矣問聖人百世之師夷惠能感激人周公孔子之學何以異於此曰周孔天地之道夷惠四時之節如人夏則慕清風冬則愛暹日天地全體從何事愛慕故偏聖能感激人大聖只是甄陶成就人天地同流

果寶之心謂之曰仁天地之仁謂之曰人故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

發棠賑民自是美事孟子心非不切若協之時義而不協亦不可再告時不協而事必行是何異於必悅衆人之馮婦也故心無窮而道與時行謂之順達必於行美事而不顧時宜分量謂之倒施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食味別聲被色而生形色而性天命在焉孟子言性也有命此之謂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維天之命人性具焉孟子言命也有性此之謂也善會孟子之意只言性命離不得

立命不謂性蓋性不謂命
可欲之謂善可惡之謂惡欲惡人之秉彜也去其可惡無不可欲懿德斯備於我

有在有不在質美之善也自有諸已以至聖神則無在無不在之學
有諸已致曲是也克實曲能有誠是也克實而有光輝誠則形是也

逃墨歸揚逃歸儒關之嚴聖之切其中又分等差只緣孟子體道精細故能如此墨氏兼愛汎濫二三揚子爲我彷彿一路因病示方自有次序若他人見此未免只曰異端遂已爲能如此之精察乎

置之一處何事不辨故守約施博者善道所謂不下帶而道存舉目是道正是約也守約即是近言近即是約孟子

曰如琴張曾皙牧叟孔子所謂狂朱子曰曾點父子之學相反一是從下做倒一是從上見得曾子之篤實正有諭親於道之意此參乎所以爲孝也

聖賢學問從心上起則是不從心上起便非是非路頭止此一機孟子鄉愿之辨何等切緊且不論工夫細密看人立志何如於辨出路頭彼狂則太高狷則太狹豈是大中之矩唯其發心辨意一箇直要爲聖人一箇真不肯爲小人便有田地可受栽培聖人裁成之教自然如石投水鄉愿却是借善斯可笑之言爲間居放肆之地狂狷初機之發都不識得反致嘍嘍踽踽涼涼之譏其擇於狂狷之中

劾夫忠信廉潔之行不過依稀彷彿混過一生免人非刺
堅立妄見障蔽本體終身外道是德之賊萬章止問狂士
而孟子遂及鄉愿以為狂狷之反對讀書到此自合深省
更須責志不然事事恰好亦只是鄉愿路上人也
惡佞佞本以義而心先用智惡利口利口本似信而信不
由心

孔子聞而知之孔子非聞文王而後興五百載之後而聖
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